林文忠公政書

整頓鹺務摺

奏為敬陳楚省鹺務設法整頓情形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 臣 質本庸愚鹽務尤非所習仰蒙

聖慈委任先經署理兩江總督旋復擢授湖廣總督

於鹺政皆責無旁貸不敢不加意講求因講求

而愈知籌辦之難因難辦而益矢轉移之力其

中曲折繁重情形有非循常蹈故所能收其實

效者故必倍加整頓不敢稍避怨嫌現雖積弊

漸除猶恐久而生玩謹將一切辦法為我

聖主縷陳之伏查兩淮引額除淮北二十九萬六千九百八十二引不在湖廣行銷外其淮南年額應銷鹽一百三十九萬五千五百十引內江蘇安徽江西三省額銷之數僅居四分有零而湖廣銷額幾及十分之六以每引四百斤計之每一萬引即合鹽四百萬斤積而至於七十七萬九千九百餘引之多其爲鹽舶不可以數計此湖廣所以爲淮南最重之口岸也然楚民並不盡食淮鹽如湖北施南一府六縣及宜昌府屬

之鶴峯長樂二州縣均屬例食川鹽湖南郴桂
二州屬并衡州府屬之酃縣共十一州縣例食
粤鹽是楚省境內本有川粤引地則凡犬牙相
錯之處皆不能無影射透漏正不獨湖南永興
一縣熬煎粤鹽以灌淮界久爲粤省之所必爭
也至應食淮鹽之地亦有離淮較遠例准借食
鄰鹽者如宜昌府屬巴東等四州縣之借食川
鹽永州府屬道州等五州縣之借食粤鹽鎮筸
等處苗疆之借食川鹽皆經宣諸令甲雖定例

不許過十斤以上但一人可買十斤合衆人計
之卽不知凡幾矣論者謂行鹽之額定自
國初近來生齒日繁何至歲銷鹽斤轉不能如原
定之數此言殆未深考耳查兩淮鹽法志載
國初淮南歲行綱鹽只九十六萬六百八十四引
迨後綱食遞有加增至嘉慶七年始符現在引
數是淮南現行額引比之
國初原額實多四十三萬四千八百引有零又
國初每引運鹽二百斤至雍正年間定爲每引三

百四十四斤嗣後累次加增至道光十一年始以每引四百斤為定額較之三百四十四斤為一引者每七引溢出一引以此科算是湖廣所銷之鹽比前又暗加十餘萬引而不覺也竊思原定鹽額每以民數為衡近數年來湖北湖南兩省報部民數細册約共五千萬人有零除例食鄰鹽之處至少亦去十分之一其應食淮鹽者約有四千五百萬人以每人日食三錢照例科算是每引四百斤之鹽足供六十人終年之

食即以所報民數與應銷引數互相比較已恐有絀無贏且生齒既繁則食鹽之人固多而賣鹽之人尤多民間生計維艱故凡有鹽利可圖之處貧民無不百計挑運四出售私其近川近粵近潞地方與兩淮場竈相距皆遠淮鹽挽運到岸自千餘里至二三千里不等而鄰鹽一蹴即至成本既輕賣價自賤欲令民間舍近食遠舍賤食貴本係極難之事且以鹽課較之則鄰省皆輕而淮綱獨重即如川鹽每包一百三十

五斤在大甯雲陽等廠僅納六分八釐一毫即最重之犍爲廠每包亦只一錢三分四釐若淮鹽一百三十五斤即該納銀一兩三四錢比川課加重十數倍又查潞鹽每一百二十引爲一名完正雜課銀一百兩若淮鹽一百二十引即該納銀四百八十兩亦不啻倍蓰雖粵鹽課則
臣未深知而考其總數不逮淮課十分之二其輕可知夫以重課之鹽而與鄰界之輕課爭售即彼此同一官鹽亦必彼贏此縮況又加以無

課之私販紛紛浸灌其勢之不能相敵更不待言且不特此也潞鹽之行於陝西有應從湖北鄖陽府經過者川鹽之行於貴州有應從湖南辰沅等府經過者以淮綱地界而爲鄰鹽必由之路雖欲禁其私賣勢必不能唯因引地既定於前若不保衛藩籬則浸灌更無底止是以嘉慶年間中外臣工屢有奏請以鄖陽改食潞鹽衡永改食粵鹽辰沅改食黔鹽者均經駁飭不准是楚省邊境名爲淮界而實不銷淮鹽之處

又去十之一二所恃以行銷者惟在腹地數郡耳然自黃州以至武昌漢陽凡鹽船經由停泊之處其爲夾帶腳私所佔者久已習爲故常又商民各船由江浙來楚每有船戶水手帶鹽私售且近來淮北票鹽盛行更由安徽之英山霍山與河南之光山商城羅山等縣灌入黃州德安漢陽各處故雖腹地數郡亦愈見其難銷更有一種棘手情形則以商人完課買鹽發給運腳皆須用銀而市上鹽斤無非賣錢從前銀價

賤時以千作兩照奏案梁鹽每包價銀三錢科算不過賣錢三百文近因銀貴錢賤三錢庫銀即合錢四百二三十文縱使市上鹽價較前有增而以錢合銀實已暗減岸商水販皆惟利是圖豈甘虧本則招徠愈難今試將高低之鹽一律牽計每引只算銀十四兩湖廣每年食鹽按額即須銀一千餘萬兩以錢計之則須一千五六百萬千文其爲繁重甲於各省是運鹽納課雖在兩淮而輸納營運之貲大都出諸兩楚此

臣所以夙夜籌思而兢兢然惟恐貽誤也臣自
上年三月到任因正二兩月售鹽稀少亟籌設
法疏銷凡所陳奏督屬緝獲各路私鹽及嚴禁
銅鉛船買帶川私與夫襄陽等處撤退鄰境二
十里內鹽店並衡永一帶責成道員督緝各事
宜幸俱仰蒙
訓示並
諭令四川河南各督撫一體稽查俾臣得以嚴飭各
屬加倍懍遵認眞堵拏如宜昌一帶爲川私叢

集之藪則委候補道劉肇紳前往督同宜昌府
知府程家頤查拏究出弁兵縱私分肥情弊從
嚴懲創又襄陽府屬久被潞私侵佔絕無水販
運鹽臣親至其地相度機宜責成安襄鄖道楊
以增改立章程並將施南府知府金石聲奏蒙
恩准調任襄陽該道府一同出力籌辦潞梟漸見斂
退水販即源源運行又衡州一帶亦久不銷引
自臣親到該處飭拏私鹽多起並將卡座
奏改遊巡責令衡永道張晉熙會同湖南鹽道李

裕堂督辦近日粤私差少惟距武昌甚遠尚須隨時察看又黃州武穴一帶爲鹽船入楚停泊要口船戶水手與岸上奸販串通賣私日甚一日臣派委試用知府但明倫駐劄該處凡有鹽船入境親行催儹並將水痕風色察驗報明如有水跡不符及無故逗遛立即究辦聞船戶奸販皆憚其嚴凡此違近印委各員分飭籌辦仍責令湖北鹽道于克襄督同漢岸總卡委員武昌府同知陳天澤綜司其成此外各府州縣皆

有緝私疏引之責雖楚省向例惟其融計銷數而臣惟恐各屬互相觀望會同撫臣周之琦飭令鹽道于克襄按月按季覈計各州縣銷數分別功過先將短銷之黃安縣知縣劉坤琳撤任查辦於是州縣始知儆懼競思設法督銷又經該道于克襄捐貲密遣親丁分路緝私尤多起獲是以統計上年兩省所獲私鹽竟至一百餘萬斤之多且獲一斤之鹽即提一斤之課不特有裨庫項並向來捏報邀功朦混搪塞諸弊舉

無所施此皆仰賴
聖主洞燭無遺
允臣獲私提課之奏始得欽遵督辦感懍尤深臣又思鹺務事宜仍須恩威並用若一味嚴緝恐窒礙亦多故又剴切示諭紳民曉以利害大意以爲每人每日食鹽僅止三錢所費不過一文即官鹽不如私鹽之賤而按日分計所爭亦僅毫釐民間日用飲食何在不可節省而獨於必不能已之食鹽計較毫釐貴賤公然犯法食私在

紳衿應革功名在平民應受滿杖明於利害者當不至若是之愚且湖廣錢漕最輕比之江蘇僅及數分之一

聖恩高厚賦額永不加增若於鹽課正供尚相率而背官食私天良安在除既往姑寬免究外嗣後責令紳衿大戶以及鄉團牌保互禁食私犯者公同送究小民見此示諭俱倘聽從又挑賣私鹽之窮民許其改悔投充肩販由各處官鹽子店給票挑赴四鄉賣完繳價如此則肩販各有

生路庶可化莠爲良而偏僻村莊皆有官鹽挑
到不得藉口食私於銷引似有裨益查向來民
間匪類大半出於鹽梟卽如襄陽之捻匪紅鬍
爲害最甚總因逼近豫省以越販潞私爲事遂
至無惡不作今自整飭鹽務之後襄陽絕無搶
劫之案並將隔省盜犯拏獲多名是所辦者鹽
務而其效卽不止於鹽務也又各處水販在漢
岸買鹽向給水程一紙運到後須由地方官彙
繳 臣恐胥役藉端勒索致水販裹足不前是以

變通辦理俾省浮費以示招徠因事屬細微不
敢瑣屑入
告乃准兩江總督臣陶澍移咨欽奉
上諭林則徐曾署兩江總督其於鹺務轉運交關之
處熟悉情形現經酌定道里遠近限期由水販交
付鹽行送局齎道不准由州縣催繳可免需索留
難辦理甚為合宜等因臣跪誦之餘益當欽遵妥
辦水販因此稍沾微利頗見踴躍買鹽惟此縣
之水程轉運別縣售賣者恐致漫無稽考仍應

合其送縣呈查此又隨後續立之章程與前議
兩不相悖者也又宜昌府屬例食川鹽之鶴峯
長樂二州縣歷由兩淮委員駐劄萬戶沱地方
代川辦運原爲保護淮界起見而兩淮鹽政相
距甚遙倘有借官行私無憑稽察經 臣咨商兩
江督 臣 陶澍改爲由楚省委員駐辦以便約束
並只許就近購運四川巫山縣之大甯廠鹽已
足以敷民食不准遠赴數千里之犍爲縣裝運
花鹽以致下侵荊州等處接淮陶澍咨覆意見

亦極相同又從前楚省歴因襄陽宜昌衡州三處領引不銷陸續

奏明官運商鹽前往減價售賣以敵鄰私此意未嘗不善而於利弊未能洞澈不免似是而非是以歴辦並無成效蓋淮鹽成本重大卽減之又減總不能賤於無課之私鹽若不認眞緝私而欲以官鹽衝其鋒是商本徒虧而鄰私仍不能敵且商人本爲牟利必抑價以虧其本則商運愈不前而私鹽愈充斥矣況又訪有一種奸販

轉買減價之賤鹽以灌旺售之引地是爲藉寇

資盜無異剜肉補瘡臣將此三處之鹽一槩不

令抑價以杜流弊現在襄陽水販運鹽已多宜

昌亦已通販衡州則官鹽業經運往水販尚未

前來祇須隨時察看情形如水販銷路大暢則

官運固可無需即有必須官爲倡導之處亦照

時價發售務令鹽色純淨秤足味佳不宜抑勒

減價以致虧本滋弊其揚商向因減價賠墊立

有三鹽名目按引捐貼茲由臣咨明兩淮嚴行

裁汰不任藉口賠累致礙鹺政現聞揚商輸課
倍形踴躍而楚岸售得價銀 臣 復不時催解赴
揚不任花銷糜費本屆所報銷數有一引即解
一引之銀務使針孔相符胥歸實在不准如前
之漫無憑證要之銷鹽之暢滯上之視乎天時
下之視乎地利而人力總不可不盡 臣 竊恐無
可操之劵而斷不敢有未盡之心唯賴
聖慈福庇長使年歲豐登隄防鞏固則民力寬裕而
肥脂之奉旨嗇之供售鹽自當更旺此時所屬

各員雖有籌辦出力之處臣均不敢遽行保
奏致啟易視之心務矜一力奉行始終無怠庶幾
暢銷加暢至私鹽現獲固多然有私總不如無
私之為妙果使將來銷引愈多而獲私轉少更
足以見化莠為良之實效臣惟禱祠以求不敢
稍有懈忽以期仰副
聖主委任責成於萬一謹將辦理情形縷晰繕摺具
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湖南提督移駐辰州摺

奏爲申明舊章請將湖南提督常駐辰州府城以

資彈壓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照湖北湖南兩省營務從前原歸湖廣提

督統轄是以提督駐劄湖南之常德府城爲兩

省適中之地嗣於嘉慶二年會籌苗疆善後事

宜案內准兵部咨以前督臣畢沅奏稱辰州常

德均爲雲貴往來孔道而辰州逼近苗疆爲鳳

凰永綏乾州三廳門戶距常德較遠未免鞭長

莫及苗疆甫經戡定必得提督常駐辰州稽查

彈壓等語應照所請辦理仍俟一二年後察看

苗地情形安靜再令提督每歲分作上下半年

在辰州常德往來駐劄等情奏奉

硃批依議速行欽此遵於辰州府城建設提督衙門以

資駐劄辦公迨嘉慶六年又經

奏准添設湖北提督欽奉

諭旨所有原駐辰州之湖廣提督著改爲湖南提督專

管湖南通省營伍事宜等因欽此欽遵在案是湖南

專設提督既不兼轄湖北自應常駐辰州惟因辰州逼處巖疆常德近在都會歷任提督每多駐劄常德非巡閱之年不到辰州與原定章程殊未符合茲新任湖南提臣楊芳係由鎮筸鎮總兵蒙
恩簡擢於苗疆營伍最爲熟悉民苗俱極愛戴雖現在苗地甚爲安靜惟距武昌約二千里卽距長沙亦千里而遙控制巡防不得不倍加慎重臣等察覈辰常二府形勢辰州自較常德更爲扼

要且兩處俱建有提督衙署兵制亦久經勺派
一切無須更張應請申明原定章程將湖南提
督常駐辰州以資彈壓仍於季底酌赴常德駐
劄一半月亦不致顧此失彼臣等與提臣楊芳
往返札商意見相同謹合詞恭摺具
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籌款生息防守襄隄摺

奏為酌籌襄河防汛經費請將前發典商局錢捐
湊成數改發漢岸鹽商生息俾搶險得資撥用
以固隄防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照湖北地方半係濱江臨漢民生保障全
賴隄防而隄工不獨貴在加修更須嚴於防守
夏秋大汛日久工長苟有寸節之疎即受沮洳
之患 臣林則徐於上年汛漲之際周歷武漢荆
襄各屬督視籌防竊見大江情形固甚險要然

江面較爲寬濶氣勢畢竟舒張以防汛而論尚不至如襄河之急促襄河上承漢源之遠兼有豫省唐白兩河滙流灌入其泥沙之濁數倍於江而水性之曲亦迴異於江惟濁也故河底淤墊而愈高惟曲也故河勢坐灣而愈險溯自十餘年來襄隄之漫潰沖決殆無虛歲推原其故實因經費支絀致有疎防蓋濱漢各州縣隄工除襄陽老龍隄係屬石工尚稱堅鞏外其鍾祥荊門京山潛江天門沔陽漢川等州縣南北兩

岸正隄土性多沙易於沖刷且工長計有十六
萬六千一百餘丈其旁出之支河各隄尚不在
此數之內若與河工比較則一縣地段皆應分
作數隱而向無額設堡房既乏棲息之所況人
夫動須雇倩無可支銷即民間簽舉隄長一二
人責管之地太長仍屬有名無實此外自挑積
土牛以及一切守水器具費用甚繁而皆無項
可辦將欲責之民力則頻年淹浸之處上而
國賦之錢漕下而歲修之夫土倘且催比不前更

安能籌及防險之用將欲出諸官捐則州縣既須責以淸廉又須杜其虧空自銀價昂貴以來州縣辦公累者什九其力實有不逮以致籌防棘手呼應不靈一片長隄每有人夫寥寥器具不周之處是其疏虞失事原在意中國家經費有常何敢冒昧請項然若因循遷就則有一處之潰決卽致數處之漫淹輕而展緩錢糧重卽議蠲議䘏撥諸國計民生均不能不亟爲籌畫臣等與各司道察

覈情形再三商酌與其補救於事後莫若籌備
於未然惟有將生息閒款量爲挹注庶可爲防
汛搶險之資查道光十年襄陽地方因緝捕經
費無出經前督撫臣奏請動支寶武局存錢八
萬串發典生息濟用業蒙
允准迨十六年寶武局暫停鼓鑄案內
奏明將存錢七萬六千餘串發典按年八釐生息
照市價易銀解司收入正鑄款內截至十七年
底已獲息錢一萬一千五百六十四串有奇此

項息錢並未議定作何支用目下襄河防汛最
爲急切要需合無仰懇
天恩俯准援照襄陽緝捕經費成案移撥濟用惟查
十六年發典局錢同所得息錢共八萬七千七
百六十餘串爲數尚覺畸零 臣等擬與司道再
行設法籌措量爲捐補湊足十萬串之數如仍
發交各屬典商未免散無統紀擬令鹽道于克
襄發交漢岸鹽商衆總生息按月八釐每年可
獲息錢九千六百串以四千串歸還錢本易銀

解存藩庫其餘五千六百串作爲襄河正隄防
險經費於大汛前分別工程之險易隄段之短
長令於數里設一窩鋪或逐段製置擡篷總使
段段皆有人夫晝夜巡防給以工食並責令挑
積土牛捆紮柴纜多多益善凡一切守水器具
及簑笠梆鑼夜間燈燭皆於息項酌給飭辦令
州縣造册呈報該管道府隨時點驗不許缺額
虛糜所有印委汛員於大汛時均須督同各夫
役及隄長人等無分雨夕常川防守務保無虞

倘敢疎忽失事即將該印委汛員嚴行參辦隄長夫役一併治罪既給經費不能再有藉口倘或奇險疊出用項尚有不敷亦由臣等與司道設法籌捐幫貼似此一轉移間既不動用正款而經費藉得從容以冀永慶安瀾仰副
聖主慎重隄防之至意謹合詞恭摺具
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再防汛所用一切錢文本極細碎且此項本息係經籌捐湊足請由臣等覈銷免其

造册送部合併陳明謹

奏

籌議嚴禁鴉片章程摺戒煙方附

奏爲遵

旨籌議章程恭摺覆

奏仰祈

聖鑒事本年五月初二日准兵部火票遞到刑部咨

開道光十八年閏四月初十日

上諭黃爵滋奏請嚴塞漏卮以培國本一摺著盛京吉林黑龍江將軍直省各督撫各抒所見妥議章程迅速具奏摺併發欽此臣查原奏內稱近來銀

價遞增每銀一兩易制錢一千六百有零非耗銀於內地實漏銀於外夷自鴉片煙流入中國其初不過紈絝子弟習爲浮靡嗣後上自官府縉紳下至工商優隸以及婦女僧尼道士隨在吸食廣東每年漏銀漸至三千餘萬兩合之各省又數千萬兩耗銀之多由於販煙之盛販煙之盛由於食煙之眾今欲加重罪名必先重治吸食請

皇上嚴降諭旨自今年某月日起至明年某月日止

准給一年限期若一年以後仍然吸食是不奉
法之亂民罪以死論等語臣伏思鴉片流毒於
中國紋銀潛耗於外洋凡在臣工誰不切齒是
以歷年條奏不啻發言盈廷而獨於吸食之人
未有請用大辟者一則
大清律例早有明條近復將不供興販姓名者由杖
加徒已屬從重若逕坐死罪是與十惡無所區
別卽於五刑恐未協中一則以犯者太多有不
可勝誅之勢若議刑過重則弄法滋奸恐訐告

誣攀賄縱索詐之風因而愈熾所以論死之說私相擬議者未嘗乏人而毅然上陳者獨有此奏然流毒至於已甚斷非常法之所能防力挽頹波非嚴蔑濟茲蒙

諭旨飭議雖以臣之愚昧敢不竭慮籌維竊謂治獄者固宜準情罪以持其平而體

國者尤宜審時勢而權所重今鴉片之貽害於內地如病人經絡之間久爲外邪纏擾常藥既不足以勝病則攻破之峻劑亦有時不能不用也

夫鴉片非難於革癮而難於革心欲革玩法之心安得不立怵心之法況行法在一年以後而議法在一年以前轉移之機正繫諸此書所謂舊染污俗咸與維新傳所謂火烈民畏故鮮死焉者似皆有合於

大聖人辟以止辟之義斷不至與苛法同日而語也

惟是吸煙之輩陷溺已深志氣無不惰昏今日安知來日當夫嚴刑初設雖亦愧悚魂驚而轉思期限尚寬姑俟臨時再斷至期迫而又不能

驟斷則羅法者仍多故臣謂轉移之機即在此一年中必直省大小官員共矢一心極力挽迴間不容髮期於必收成效永絕澆風而此法乃不爲贅設茲謹就臣管見所及擬具章程六條爲我

皇上敬陳之

一煙具先宜收繳淨盡以絕饞根也查吸煙之竹桿謂之槍其槍頭裝煙點火之具又須細泥燒成名曰煙斗凡新槍新斗皆不適口且

癮難過必其素所習用之具有煙油漬乎其中者愈久而愈寶之雖骨肉不輕以相讓此外零星器具不一而足然尚可以他具代之惟槍斗均難替代而斗比槍尤不可離過癮槍斵以習用之斗配別樣煙桿猶或遷就一吸若無斗即煙無裝處而自不得不斷矣今須責成州縣盡力收繳槍斗視其距海疆之遠近與夫地方之衝僻戶口之繁約民俗之華樸由各大吏酌期定數責以起獲示以勸

懲除新槍新斗聽該州縣自行毀碎不必戳計外凡漬油之槍斗皆須包封粘貼印花彙册送省該省大吏當堂公同啟封毀碎無論此具或由搜獲或由首繳或由收覓皆許戳作州縣功過之數若地方繁庶而收繳寥寥者立予撤參如能格外多收亦當分別奬勵

一此議定後各省應卽出示勸令自新仍將一年之期劃分四限遞加罪名以免因循觀望也查重典之設原爲斷吸起見果能人人斷

吸亦又何求所謂以人治人改而止也各省
奉文之後應由大吏發給告示遍行剴切曉
諭自奉文之日起扣至三個月爲初限如吸
煙之人於限內改悔斷絕赴官投首者請照
習教人首明出教之例准予免罪然投首非
空言也必將家藏煙具幾副餘煙若干全行
呈繳到官出具改悔自新毫無藏匿甘結加
具族隣保結立案報查如日後再犯或被告
發或經訪聞拘訊得實加倍重辦其二三四

限之內投首者雖不能概予免罪似亦可酌量減輕惟不投首者一經發覺即須加重蓋四時成歲三月成時氣候不爲不久果知畏法儘可改圖若仍悠忽遷延再三自悞按以誅心之律已非徒杖所可蔽辜除初限以內拏獲者仍照原例辦理外其初限以外四限以內未首之犯拏獲審實似應按月遞加一等至軍爲止其中詳細條款並先後投首如何減等首後再犯如何懲辦之處均請

勅部覈議施行似此由寛而嚴由輕而重不肖之徒
如再不知悔懼置諸死地誠不足惜矣
一開館興販以及製造煙具各罪名均應一體
加重並分別勒限繳具自首以截其流也查
開館本係死罪興販亦應遣戍近因吸食者
多互相包庇以致被獲者轉少今吸煙既擬
重刑若輩豈宜末減應請一體加重方昭平
允但澆俗已深亦宜予以自新之路請自奉
文之日起開館者勒限一月將煙具煙土全

繳到官准將原罪量減如係拏獲照原例辦理地方官於一月內辦出者無論或繳或拏均免從前失察處分倘逾限拏獲犯照新例加重自獲之員減等議處其興販之徒路有遠近或於新例尚未聞知不能概限一月投首應請酌限三個月內不拘行至何處准赴所在有司衙門繳煙免罪若逾限發覺亦應論死其繳到之煙土煙膏眼同在城文武加用桐油立時燒化投灰江河匿者與犯同罪

至製造煙具之人近日愈夥如煙槍固多用竹亦間有削木爲之大抵皆煙袋鋪所製其槍頭則裹以金銀銅錫槍口亦飾以金玉角牙閩粵間又有一種甘蔗槍漆而飾之尤爲若輩所重其煙斗自廣東來者以洋磁爲上在內地製者以宜興爲高恐其屢燒易裂也則亦包以銀錫而發藍點翠各極其工恐其屢吸易塞也則又逼以鐵條而尋戟錐刀不一其狀手藝之人喜其易售奇技淫巧競相

傳習雖照例懲辦而製造如故應請槪限奏
文一月內將所製大小煙具全行繳官毀化
免罪並諭煙袋作坊瓦器窰戶以及金銀銅
錫竹木牙漆各匠互相稽查如逾限不首及
首後再製俱照新例重辦其裝成槍斗可用
吸食者卽須論死保甲知情不首與犯同罪
一失察處分宜先嚴於所近也文武屬員有犯
該管上司於奏文三個月內查明舉發者均
予免議逾限失察者分別議處其本署戚友

家丁近在耳目之前斷無不知應勒限一箇
月查明若不能早令革除又不肯據實舉發
即是有心庇匿除犯者加重治罪外應將庇
匿之員即行革職本署書差有犯限三箇月
內查明懲辦逾限失察者分別降調
一地保牌頭甲長本有稽查奸宄之責凡有煙
土煙膏煙具均應著令查起也挾仇訐告之
風固難保其必無但能起獲贓證即已有據
且起一件即少一害雖初行之時亦恐難免

滋擾然凡事不能全無一弊若果吸煙者懼其滋擾而皆決意斷絕正不爲無裨也至開館之房主及該地方保甲斷無不知之理若不舉發顯係包庇應與正犯同罪並將房屋入官

一審斷之法宜預講也此議定後除節解州縣犯者本少即有一二無難隨時審辦外若海疆商賈馬頭及通衢繁會之區吸食者不可勝數告發既多地方有司日不暇給即終日

承審而片刻放鬆則癮已過矣委人代看則
弊已作矣是非問罪之難而定讞之難也要
知吸煙之虛實原不在審而在熬熬一人與
熬數人數十人其工夫一耳且專熬一人尤
或有弊多人同熬轉無可欺譬如省會地方
擇一公所彙提被控被拏之人委正印以上
候補者一員往審足矣不必多員也臨審時
恐其帶藥過癮則必先將身上按名嚴搜即
餅餌亦須敲碎然後點入封門如考棚之坐

號各離尺許不准往來問官亦只准帶一丁
兩役隨身伺候不許擅離自辰巳以至子丑
祇須靜對不必問供而有癮之人情態已皆
百出矣其審係虛誣者何員所審即令何員
出具切結倘日後別經發覺惟原審官是問
以上六條就臣愚昧之見斟酌籌議未知當否
理合繕摺具
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再臣十餘年來目擊鴉片煙流毒無

窮心焉如擣久經採訪各種醫方配製藥料於

禁戒吸煙之時即施藥以療之就中歷試歷驗

者計有丸方兩種飲方兩種謹繕另單恭呈

御覽可否頒行各省以資療治之處伏候

聖裁謹

奏

謹將戒鴉片煙經驗數種良方繕呈

御覽

戒煙斷癮前後兩方總論

人之喉管有二食管以主飲食下達二腸氣管以主呼吸周遍五臟氣管本屬清虛不受一粒半滴之物若物誤入其中卽時咳逆必出之而後快而煙乃有氣無形之物故可吸入呼出往來於五臟雖其氣已去而其味仍留但人之所以得生者胥藉胃間所納穀氣循環於經絡以培養其精神今食煙之人其臟肺慣得煙氣以尅穀氣故常人一日不食五穀則饑而憊食鴉片煙者視五穀猶可緩但對時不吸煙則癮而

憊無他正氣爲邪氣所制也本草所載生煙卽今之旱煙其氣辛故止於入肺若鴉片則其性毒而淫其味濇而滯其色黑而入肝腎故一吸而能透於肉筋骨髓之中一呼又能達於肢體皮毛之杪徧身內外上下無處不到是以食纔下咽自頂至踵均覺舒暢遂溺其中始則由漸而常繼則由常而熟至於熟矣內而臟腑經絡外而耳目手足皆必得此煙氣而後卽安一旦無之腎先告乏故呵欠頻作肝因而困故涕淚

交流肺病則痰涎並生心病則痿輭自汗必至是時而起者脾主信故也彼溺乎其中者至是而適受其困矣然溺而知戒不過困於一時溺而不戒則直徇以身命以煙氣剋穀氣引邪奪正其能久乎果其戒之並非難事癮之輕者與體之壯者卽無藥方亦可斷絕茲專爲受癮深而氣體弱者立前後兩方一曰忌酸丸一曰補正丸忌酸丸卽以煙灰和藥爲之緣初戒時不能遽絕故以灰代煙也重用附子者取其走而

不守能通行一十二經也佐之以柴胡之左旋升麻之右旋沉香之直達下焦四者相合則徹乎上下表裏頃刻而能偏於一身矣頑吸煙之人中氣無不傷者中氣傷則氣不能化精而血衰故用參芪以補肺氣白朮以補脾氣陳皮木香以利諸氣皆所以安其中也中氣既固再有當歸連柏以涼血而生血且連柏能殺附子之毒以生一源之水且制二相之火也氣血兩虛之人保無昏暈非天麻不能止故加以天麻其

用甘草者不但可以補中兼可益血並和諸藥也此方氣血兩補而藥味不雜寒熱並用而於理不悖煉以爲丸吞入於胃行氣於五臟輸精於經絡不俄頃亦即徹頂踵徧內外無處不到是以煙癮不起諸病不作且有沈木二香氣息芬芳藉附子以行之薰蒸於五臟之中吞至數日後若再取過火之煙吸之不獨臟氣與之扞格即鼻孔聞之已嫌其臭矣補正丸即以忌酸丸之方減去黃芪木香二味不用附子且不用

煙灰其餘藥味分兩均與忌酸丸方同凡戒煙者先吞忌酸丸至三五日後每日減忌酸一丸則以補正兩丸替之減兩丸則以四丸替之照此遞推互相加減至忌酸丸減盡再專服補正九十日或半月後卽進補正丸亦不用服而癮自斷矣此方歷試歷驗具有神效緣有補中益氣之藥日減有煙之一丸以去邪癮日增補正之二丸以助正氣正氣日足邪無所容卽使至重之癮果能痛自改悔照法行之不過略多數

日未有不能斷絕者全身命以保餘生懍
國法而免刑戮凡有血氣心知之人有不覺悟自
新迷途早返者哉所有方藥製法詳開於左

忌酸丸方

不曰戒煙丸而曰忌酸丸者葢以既用煙灰吞
服之後若與味酸之物同食則令人腸斷而死
故以忌酸名方欲服之者顧名知警耳
生洋參五錢　白朮三錢　當歸二錢　黃柏四錢　川
連四錢　炙黃芪三錢半　炙甘草三錢半　陳皮二

錢半柴胡二錢半沈香二錢忌火木香二錢忌火天麻三
錢升麻一錢半
共爲細末入生附子七錢米泔浸透石臼中
擣如泥再入煙灰一兩攪勻入麪糊同藥爲
丸如小桐子大丸成後共稱重若干約計平
時有癮一分者每日所服之丸須有煙灰一
釐二毫爲度必於飯前吞下否則不驗也初
一二日或多吞些令其微有醉意則有煙亦
不思食矣吞定三五日後每日減忌酸丸一

丸用補正丸二丸頂換吞下

補正丸方 各藥分兩俱照前方

生洋參 白朮 當歸 黃柏 川連 炙甘草 陳皮 柴胡 沈香 天麻 升麻

共爲細末用蜜和丸如桐子大以之頂換忌酸丸如初一減忌酸丸一丸則用補正丸二丸吞下至初二則減忌酸丸二丸又用補正丸四丸吞下餘可類推至忌酸丸減盡再服補正丸十日或半月後連補正丸亦不用服

矣如癮重者一劑不能盡除即多服兩劑癮亦必斷

忌酸丸加減法

紅白痢加黃芩白芍　夢遺加龍骨牡蠣　諸痛加重木香元胡索　咳嗽加紫菀炙冬花炙枇杷葉去毛　咳甚者加杏仁阿膠　熱痰加川貝母瓜蔞霜　寒痰加半夏南星　若覺下焦有火加黃柏知母　眼暈加丹皮白菊　小便短加豬苓澤瀉　水瀉加白茯苓車前　身體

不虛者去洋參換沙參炙芪不必用如無頭暈者不用天麻氣短不足者加蛤蚧尾氣喘者加故紙併加蛤蚧尾

以上或入藥或煎湯送下

附錄簡便二方

忌酸補正前後丸方極靈驗矣而配合兩劑需錢數千文彼憚於斷煙者倘有所藉口或謂一時乏此整項或謂配合費事有需時日卽勸人斷煙者亦未必均肯捐資多製藥丸隨人施給

雖刀圭可以救病如毀雞若安何故又附錄兩種良方皆費錢極少而爲效甚捷者庶窮鄉僻壤之地與臺奴隸之微但使一念知悔皆可立刻自醫更何畏難之有嗟夫人孰不欲生若不於此求生則死於煙與死於法均之孽由自作耳可不懼哉所有簡便二方附錄於後此二方各自爲用不相連屬

四物飲

赤沙糖一斤　生甘草一斤　川貝母八錢去心研細　鴉片

灰三錢、癮重者四錢

右四物以清水十餘大碗入銅鍋煎兩三時約存三四碗愈濃愈妙將渣濾出取汁貯瓷甕內置靜室無人行處每日早起及夜臥之前各取汁一盃以開水溫服癮即可斷如癮極重者取已煎之汁而重煎之十盃煎成一盃照前再服必效

瓜汁飲

南瓜正在開花時連其葉與根藤一併取下用

水滌淨於石臼中合而擣之取汁常服不數日夙癮盡去甫經結瓜者連瓜擣之亦可用

謹按本草載南瓜甘溫無毒補中益氣截其藤有汁極淸如誤吞生鴉片者以此治之卽不死是其解毒如神故除癮亦極著效此物最易蔓生雖荒僻村野無處無之惟至冬則藤葉皆枯無汁可取其在夏秋則取之不窮並可不費錢而得凡勸人戒煙者皆宜多取此汁廣貯罈甕留以濟人可謂不費之惠

臣向所採輯戒煙斷癮藥方共十餘種而歷試有效者以此數種爲最忌酸補正兩丸其法最正四物瓜汁兩飲其用尤便不揣冒昧一併恭錄隨摺進呈是否可以須行伏候

欽定

鶴峯長樂食鹽專配大甯場以免侵越摺

奏爲湖北鶴峯長樂二州縣例食川鹽只應就近

認配一場以免牽混侵越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照楚省額銷淮鹽多至七十七萬九千九

百餘引而與川粵潞黔引地處處毗連各處鹽

課皆輕而淮鹽獨重各處鹽本皆賤而淮鹽獨

貴各處運鹽皆順流而下而淮鹽獨逆流而上

故鄰鹽無不越疆佔賣而百姓只圖賤價食私

堵緝之難久苟

聖明洞鑒臣既不敢請融重課於他省又不敢請移食岸於鄰封惟有察其透漏最甚之區設法嚴行禁阻如荆州一府本楚北旺售之地若被川鹽連檣下灘則淮鹽斷難行銷故必於荆州上游之宜昌府屬節節防堵而宜昌所屬即有鶴峯一州長樂一縣照例應與施南全府同食川鹽若論淮界藩籬固難免開門揖盜但該處荒山瘠土窮民粒食維艱川鹽近在咫尺每斤市價不過二十文淮鹽到彼則賣價約須兩倍定

例許其買食川鹽原係體卹之意第恐川販乘
機侵灌便無底止是以鶴峯長樂二州縣所行
川引特由兩淮委員赴彼駐劄萬戶沱地方代
川運售意謂兩淮所委之員自必保護淮界無
如其地距淮南遠至四千餘里委員之有無弊
竇在淮難以周知臣上年察看情形咨商兩江
督臣陶澍改爲由楚委員駐辦以便就近約束
並以鶴長二州縣每年額銷川鹽共止水引五
百六十四張陸引八百十一張本屬不多雖歷

辦章程許於四川之大甯雲安犍爲三場鹽斤通融配運然果只濟該二處民食不圖越界侵銷則專配大甯一場已屬有贏無絀蓋大甯場距委員駐劄之萬戸沱僅四百十五里運售最便雲安場則相距七百餘里其中尚有數十里旱路委員本不願運若犍爲場則相距三千二百餘里更屬遥遥然委員不得其人則轉欲違運犍爲之鹽以圖影射緣犍鹽色高味美於荆州一帶最利行銷彼請運犍鹽者乃專圖侵灌

荆州並非爲鶴長二州縣民食起見也臣上年檄委候補道劉肇紳前赴宜昌一帶與該府程家頤再三訪察知此弊端稟請嗣後鶴長二處禁配犍爲鹽斤以免侵灌飭據藩司鹽道會議僉同咨商兩江督臣陶澍意見極合當即移咨四川督臣轉行該省鹽道知照又恐犍爲雲安二場少配鹽斤或於課額不無稍絀復經商請以大甯溢配之課劃抵犍雲二場設使尚有不敷亦由楚省補解足數總使川課絲毫無短臣

於本年二月間具奏整頓鹺務情形摺內曾將此事原委彙列上陳欽奉
硃批所論周到妥細勉力而行必有功效欽此欽遵在案旋據湖北藩司鹽道會詳揀委長樂縣知縣蔡聘珍經理其事該委員遵照
奏案就近專運大甯場鹽以濟民食閭閻極爲相安犍鹽始免下灘於荆郡疏銷淮引甫有轉機適淮川省督臣來咨以鶴長二州縣專配大甯場鹽與該省原案不符即補解課項亦恐路遠

鞭長有誤銷期造册等語臣復飭司道議覆茲據詳稱鶴峯長樂二州縣均係改土歸流乾隆初年議食川鹽原派引張本無犍為在內迨乾隆二十二年至五十年始將長樂一縣續增犍為水引至三百一十張而淮界遂為犍鹽所灌茲欲嚴杜侵越之害斷不可再行犍為之鹽至大甯場鹽如果溢銷其課銀夙歸川省自可以贏補絀即或不然亦由楚省籌欵解川補足以免課稅虛懸仍請查照前

奏遵辦等情詳覆前來臣查川楚毗連之處彼此銷鹽界限間不容髮若川鹽侵越一分卽淮鹽絀銷一分此乃必然之理果使川課與淮課相等則均之有裨於

帑項臣亦何敢畛域過分今以課額數之則淮鹽銷得一分幾足以抵川鹽二十分之課其輕重懸殊至於如此似未便聽川鹽之影射而不嚴淮界之藩籬況鶴長原運川鹽本無難爲在內今議仍還其舊又將額課補足解川是於款項

毫無窒礙而專運大甯近鹽足濟鶴長民食禁運犍爲逵鹽可免直灌荆州截私疏引之方舍此更無他術　臣　因淮鹽積重時時設法督銷棘手焦心實難言狀不敢因川省現在咨覆稍任游移致令犍爲鹽斤下充淮界又成痼疾謹將整頓鶴峯長樂二州縣運務緣由再行縷晰具

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查勘江漢隄工摺

奏爲查視江漢隄工適值襄河秋漲督飭搶護化險爲平並現在水勢已落緣由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臣前因秋汛屆期水勢正在長發嘗卽親赴各屬查工督防業經附片奏

聞在案臣乘舟溯流而上先抵漢川沔陽二州縣境內卽見汛水驟至業已盈隄拍岸洶湧異常查數各處報單並量驗沔陽之仙桃鎮誌樁七月初九初十十一十二此三日內共長水二丈零一寸

漢川北岸之姚兒垸隄長一千九百餘丈香花垸隄長四千二百餘丈均因被水激蕩間段坍矬經該縣趙德轍督率垸民在於隄外排豎木樁捆柴攔護隄上加高子堰隄內趕築裏幫極力堵衛三晝夜水漸退落隄乃保全其沔陽州之隄北岸計七十五里南岸計八十五里險處不勝枚舉而周家檖隄尤為衝要幸柴土料物皆已豫備充盈足資搶護又有西毛台垸一隄形勢坐灣風衝浪激隄內忽有滲水情形甚危

居民挈其家具紛紛遷避該州李兆元與前代理州折錦元均駐該處督率汛委各員集夫搶築　臣適至隄上察看形勢尚可不至決裂當諭居民不必驚悸亦不可相率逃避致惑人心正當隨同地方官捧土束薪盡力守護卽可保無失事時有署沔陽州州判姚正道赤足立於水中連夜收土督夫塞漏有隙卽塡防汛之委員彭鳳池亦於上下隄段來往飛催畚揭紛集該隄發漏之處遂得逐漸堵閉並未過水舉通堤

內垸田一望無際皆免淪於巨浸之中實爲至
幸 臣復由沔陽上至天門潛江荆門又上而至
京山鍾祥則皆在汛漲已過之後隄身出水較
高民情極爲安貼所有各縣本居歲修暨捐修
各工除大汛以前完竣
奏明先委道府驗收者此次復經 臣自行覆驗外
又據署潛江縣知縣甫經卸事之何渭珍稟呈
近日續修工捐查係於歲修之外復經勸捐興
辦如方家灣戴家嶺卸甲埠白伏垸等處月隄

新豐垸皮家拐之上下壩座及石盤頭暨各垸老隄加高撐幇之工臣皆親往錐驗均係磩砌堅實足資抵禦此襄河一帶之情形也至大江水勢向以荆州府城外之楊林磯誌樁爲準自入七月以來據報初三日長水四尺七寸初五日長水二尺二寸初九日長水四尺二寸其在一日間長至數尺之水固不可謂不驟所幸旋長旋落宣洩較靈較之連日泛漲不消者卽爲有閒臣由荆門州水路至荆州府之萬城隄用

歷履勘本年秋汛水勢自交白露後逐日大落已比去年此刻小至一丈有零各段官役兵夫碁布星羅防護亦皆周密隨即由荆江順流而下查看江陵公安石首監利所修土石各工雖易難各不同辦理均尚如式現屆秋分節令水勢似已就平但距霜降尚有一月之期防護斷不容稍懈臣勘過之處即責成卯委各員實力嚴防不得始勤終怠致滋貽悞擬再親歷蘄魚蒲圻咸甯一帶將沿江隄段逐一履勘即可回

至武昌省城除俟霜降啟期另行照例
奏報安瀾外所有閱視江漢隄工悉臻平穩緣由
理合恭摺具
奏伏乞
皇上聖鑒再臣經過各屬正在陸續收成稻穀雜糧
均屬豐稔市價亦皆平減堪以仰慰
聖懷合併附陳謹
奏

查拏煙販收繳煙具情形摺

奏爲敬陳楚省近日查拏煙販收繳煙具各情形

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臣前奉

諭旨飭議吸食鴉片煙罪名當經擬具條款恭摺覆

奏在案臣思此事須待各省奏齊上衷

宸斷奉到

諭旨頒發祗遵而各省遠近不同定議尚需時日恐

民間以爲久無消息或且不必查辦此心稍放

即不可以復收是以臣與湖南撫臣錢寶琛護
湖北巡撫布政使臣張岳崧熟商目下吸食罪
名雖未定議而查拏總不可稍懈收繳亦不可
稍遲當即飭屬先訪開館興販之人嚴緝務獲
一面會同出示剴切禁戒並捐廉配製斷癮藥
丸二千料在於省城及漢口鎮等處設局派委
妥員收繳煙槍煙斗及一切器具餘煙果係真
心改悔查無不實不盡者稟請暫免治罪並酌
給藥料俾其服食除癮以觀後效旋據漢陽縣

知縣郭覲辰稟報拏獲興販鴉片之朱運升一犯在其船上貨箱內起獲夾帶煙土一千二百餘兩煙膏八百餘兩嗣又於漢鎮邱第祥棧房內拏獲興販之何日昇傅桂芳兩犯起獲何日昇煙土三百五十兩傅桂芳煙土五百兩又鄒阿三馮奉金二犯先期已回廣東在鄒阿三皮箱內搜獲煙土二千零七十兩馮奉金木箱內搜獲煙土九百八十兩又在佘萬順棧房內拏獲興販之范永潞鍾亞長兩犯起獲范永潞煙

土七百二十兩鍾亞長煙土一千二百五十兩又於在逃之樊益瀅夾層床內搜獲煙土八百五十兩隨有興販之邵錦璋謝長林范中和等赴府縣自行投首邵錦璋呈出煙土二千餘兩謝長林呈出煙土九百五十兩范中和呈出煙土三百六十兩以上拏獲及首繳煙土煙膏共計一萬二千餘兩又自設局至六月底止已繳煙槍計一千二百六十四桿皆係久用漬油之物煙斗雜具俱全　臣於未出省以前即率同兩

司道府逐一驗明先用刀劈繼用火燒就中精緻華麗之槍斗極巧盡飾之式樣不勝枚舉其有餘膏殘瀝者拌以桐油再行燒透將灰投入江心自此次燒燬以後兩局續繳煙槍又據報有七百餘桿省外各屬所收亦已陸續稟報尚未彙計統俟臣回省時驗明燒燬並接湖南撫臣錢寶琛來信南省收繳煙槍亦有二千三百餘桿臣查近來鴉片煙流毒之深幾於口有同嗜地方官以爲滔滔皆是不免畏難苟安幸蒙

諭旨特頒飭議重罪奸徒聞有論死之法莫不魄悸
魂驚不特開館興販之徒聞風遠竄並吸食者
亦恐性命莫保相率改圖 臣 等查看輿情並非
不可挽救是以乘機諭戒寬猛兼施呈繳者姑
許自新隱匿者力加搜捕不追既往嚴儆將來
無非仰藉
聖主德威務令力迴汙俗以目下楚北情形而論除
官製斷癮藥丸外凡省城漢鎮藥店所配戒煙
之藥無家不有無日不售高麗參洋參等藥皆

已長價數倍並有耆民婦女在路旁叩頭稱謝
據云其夫男久患煙癮今幸服藥斷絕身體漸
强等語是其父子家人平日所不能斷者皆恃
國法有以斷之此時新例尚未頒行而情形業已
如是總因死罪二字足以怵其心志可見民情
非不畏法習俗大可轉移全賴
功令之森嚴始免衆心之渙弛 臣 惟當督屬隨時
加緊極力剷除俾皆革薄還淳以期仰副
聖主裕國保民之至意其迭經挐獲興販鴉片人犯

之漢陽縣知縣郭觀辰起出煙膏煙土爲數頗
多可否
賞予鼓勵之處出自
天恩謹將現辦情形會同護湖北巡撫布政使臣張
岳崧恭摺具
奏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錢票無甚關礙宜重禁吃煙以杜弊源片

再 臣 接准部咨欽奉

上諭據寶興奏近年銀價日昂紋銀一兩易制錢一串六七百文之多由於奸商所出錢票註寫外兌字樣輾轉磨兌並無現錢請嚴禁各錢鋪不准支吾磨兌總以現錢交易以防流弊等語著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五城會議具奏並著直省各督撫妥議章程奏明辦理欽此 臣 查錢票之流弊在於行空票而無現錢盡兌銀之人本恐錢重難攜

每以用票爲便而奸商卽因以爲利遇有不取錢而開票者彼卽照以高價希圖以紙易銀愚民小利是貪遂甘受其欺而不悟迨其所開之票積至盈千累百並無實錢可支則於暮夜關歇潛逃兌銀者持票控追終成無著此奸商以票騙銀之積弊也 臣愚以爲弊固有之治亦不難但須飭具五家錢鋪連環保結如有一家逋負責令五家分賠其小鋪五家互結復由年久之大鋪及殷實之銀號加結送官無結者不准

開鋪如遊嚴究並拘拏脫逃之鋪戶照誆騙財物例計贓從重科罪自可以遏其流但此弊祇係欺詐病民而於

國家度支大計殊無關礙蓋錢票之通行業已多年並非始於今日即從前紋銀每兩兌銀一串之時各鋪亦未嘗無票何以銀不如是之貴即謂近日奸商更為詭猾專以高價騙人亦祇能每兩多許制錢數文及十數文為止豈能因用票之故而將銀之僅可兌錢一串者忽擡至一

串六七百文之多恐必無是理也且市儈之牟利無論銀貴錢貴出入皆可取贏並非必待銀價甚昂然後獲利設使此時定以限制每兩只許易錢一串彼市儈何嘗不更樂從不過兌銀之人喫虧更甚耳若抑銀價而使之賤遂謂已無漏卮其可信乎查近來紋銀之絀凡錢糧鹽課關稅一切支解皆已極費經營猶藉民間錢票通行稍可濟民用之不足若不許其用票恐捉襟見肘之狀更有立至者矣夫銀之流通於

天下猶水之流行於地中操舟者必較水之淺深而陸行者未必過問貿易者必探銀之消息而當官者未必盡知譬如閘河之水一遇天旱重重套板以防滲漏猶恐不足濟舟若閉閘不嚴任其外洩而但責各船水手以空淺即使此段磨淺而過尚能保前段之無阻乎銀之短絀何以異是臣歷任所經如蘇州之南濠湖北之漢口皆闤闠聚集之地疊向行商鋪戶暗訪密查僉謂近來各種貨物銷路皆疲凡二三十年

以前某貨約有萬金交易者今只賺得半之數問其一半售於何貨則一言以蔽之曰鴉片煙而已矣此亦如行舟者驗閘河之水誌而知閘外洩水之多不得以現在行船尚未擱淺而姑苟安於旦夕也　臣竊思人生日用飲食所需在富侈者固不能定其準數若以食貧之人當中熟之歲大約一人有銀四五分即可過一日若一日有銀一錢則諸凡寬裕矣吸鴉片者每日除衣食外至少亦須另費銀一錢是每人每年

即另費銀三十六兩以戸部歷年所奏各直省民數計之總不止於四萬萬人若一百分之中僅有一分之人吸食鴉片則一年之漏卮即不止於萬萬兩此可覈數而見者況目下吸食之人又何止百分中之一分乎鴻臚寺卿黃爵滋原奏所云歲漏銀數千萬兩尚係舉其極少之數而言耳內地膏脂年年如此剝喪豈堪設想而吸食者方且呼朋引類以誘人上癮爲能陷溺愈深愈無忌憚傲玩心而迴頹俗是不得不

嚴其法於吸食之人也或謂重辦開館興販之徒鴉片自絕不妨於吸食者稍從末減似亦持平之論而臣前議條款請將開館興販一體加重仍不敢寬吸食之條者蓋以衙門中吸食最多如幕友官親長隨書辦差役嗜鴉片者十之八九皆力能包庇販賣之人若不從此嚴起彼正欲賣煙者爲之源源接濟安肯破獲以斷來路是以開館應擬絞罪律例早有明條而歷年未聞絞過一人辦過一案幾使例同虛設其爲

包庇可知卽此時衆議之難齊亦恐未必不由

乎此也吸食者果論死則開館與興販卽加至

斬決梟示亦不爲過若徒重於彼而輕於此仍

無益耳譬之人家子弟在外游蕩靡惡不爲徒

治引誘之人而不錮其子弟彼有恃無恐何在

不敢復犯故欲令行禁止必以重治吸食爲先

且吸食罪名如未奉

旨飭議雖現在止科徒杖尚恐將來忽罹重刑若既

議而終不行或略有加增無關生死彼吸食者

皆知從此永無重法孰有戒心恐嗣後吃食愈多則賣販之利愈厚卽冒死犯法亦必有人爲之是專嚴開館興販之議意在持平而藥不中病依然未效之舊方已耳諺云刖足之市無業屨僧寮之旁不鬻櫛果無吸食更何開館興販之有哉或謂罪名重則訛詐多此論亦似殊不思輕罪亦可訛詐惟無罪乃無可訛詐與其用常法而有名無實訛詐正無了期何如執重法而雷厲風行吸食可以立斷吸食既斷訛詐者

又安所施乎若恐斷不易斷則目前之繳具已
足明徵若恐誅不勝誅豈一年之限期猶難盡
改特視奉行者之果肯認眞否耳誠使中外一
心誓除此害不貳於姑息不視爲具文將見人
人滌慮洗心懷刑畏罪先時雖有論死之法屆
期並無處死之人即使屆期竟不能無處死之
人而此後所保全之人且不可勝計以視養癰
貽患又孰得而孰失焉夫舜典有怙終賊刑之
令周書有羣飲拘殺之條古聖王正惟不樂於

用法乃不能不嚴於立法法之輕重以弊之輕重爲衡故曰刑罰世輕世重蓋因時制宜非得已也當鴉片未盛行之時吸食者不過害及其身故杖徒已足蔽辜迨流毒於天下則爲害甚鉅法當從嚴若猶泄泄視之是使數十年後中原幾無可以禦敵之兵且無可以充餉之銀興思及此能無股慄夫財者億兆養命之原自當爲億兆惜之果皆散在內地何妨損上益下藏富於民無如漏向外洋豈宜藉寇資盜不亟爲

計臣才識淺陋惟自念受

恩深重備職封圻覩此利害切要關頭竊恐築室道

謀一縱卽不可復挽不揣冒昧謹再瀝忱附片

密陳伏乞

聖鑒謹

奏

嗣後辦災應將蠲緩田畝細冊隨謄黃榜示片

再查湖北省每遇水旱偏災奉到

恩旨蠲緩錢糧俱係立時飭令藩司刊刻謄黃刷印多張飛行各屬於被災處所及各鄉莊集鎮僻壤窮鄉遍貼曉諭並將貼過地方開明清冊申報督撫司道府州衙門察覈再令委員覆查倘有隱匿朦徵情弊不但一查立見即各處貧民亦斷不肯甘心緘默必有出而首告之人胥吏實無所施其伎倆防範本極周密惟被歉地方

不僅一州一縣該州縣中又不僅一村一莊地
名極爲繁瑣謄黃內係恭錄
上諭只能開載某州某縣某某等若干邨莊應蠲應
緩應遞緩字樣蓋
綸綍須宣詞有體要勢不能將所有地名一一全敘
而各邨莊零星細碎不一而足雖經各州縣造
具頃畝細册詳送院司查覈而民間未必周知
奸猾胥吏難保不藉某某等字樣高下其手而
狡黠矜民覬覦蠲免即明知在應徵之列者亦

必獲稱已蒙
恩旨列入緩免之內紛紛訐訟藉控抗糧必應嚴切
防維免滋流弊臣再四思維應請嗣後凡遇辦
災奉到
恩旨刊發謄黃之時即由藩司飭令該州縣將所造
應蠲應緩應遞緩之村莊頃畝細册另行繕榜
隨同謄黃遍貼曉諭並責成該管道府稽查貼
過地方毋許隱匿俾災歉貧民一目瞭然胥吏
更無從滋弊弄法而成熟邨莊亦無可覬覦混

行爭執矣是否有當理合附片陳明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江漢安瀾隄防鞏固摺

奏爲江漢普慶安瀾隄防一律鞏固恭摺

奏報仰祈

聖鑒事竊照江水自川入楚由巴東至黃梅計歷十八州縣始交江西之九江漢水自陝入楚由鄖縣至漢陽計歷十三州縣始出漢口而與江匯除上游依山爲岸不必隄防外江自荊州而下兩岸設隄幾及三十萬丈不獨以導四川之水並湖南廣西貴州諸水凡注於洞庭湖者涓滴

無不入江卽無不賴隄爲障漢自襄陽而下兩岸設隄幾及十七萬丈亦不獨以導陝西之水凡豫省西南一帶匯入唐河白河諸水無不奔赴襄陽與漢合流故統謂之襄河且其水性善曲泥沙尤多灘嘴易生河形屢變考之志乘自前代時此塞彼潰已無虛歲我朝以來遠年案卷雖難盡稽而第觀前督臣汪志伊於嘉慶十三年奏辦隄工摺內聲敘乾隆五十三年萬城隄決口

以後連年漫潰各工共五十餘處自數十丈至數百丈不等而自嘉慶十三年至今又三十載除萬城大隄歷年

奏報安瀾外其他漫潰之處稽諸案卷則亦無歲無之總由來源多而水勢太驟泥沙積而河底日高隄下田廬有較水面低至數丈者是以蟻穴之漏即勢若建瓴而波及之區皆形同仰釜一處潰則處處之橫流四溢一年潰則年年之潰水長淹

國賦所關民命所繫均非淺鮮此臣所以責令各
屬喫緊修防不敢稍予鬆勁而伏秋大汛之際
尤必親赴荆江襄河等處周歷稽查相形勢以
飭加防聚料物以資搶辦此岸有險彼岸相幫
上段有險下段同護雖汛水之來忽以尺計忽
以丈計不能全有把握而人事之應盡者均不
敢不竭其心力在臣一人心力曾有幾何而惟
以身先之卽人人之心力皆不能不爲臣用也
伏查今年水勢盛漲之時省城皇華館誌椿長

水至三丈四尺一寸上游萬城隄楊林磯誌樁亦長至二丈六尺二寸是江流已極浩瀚而襄河於七月初九至十一日復陡長二丈有零幾於措手不及幸本屆歲修工段尺寸俱屬認眞硪工無不套打而臣節次所奏改築新隄退挽月隄之處或籌動息款或鳩集捐資以及設法豫備防險經費均經仰奉
恩諭訓誨周詳俾得恪遵辦理今蒙
聖慈福庇處處修防穩固化險爲平現已節過霜降

水落歸槽江漢數千里長隄安瀾普慶並支河裏隄亦無一處漫口實為數十年來未有之幸

臣欽感之下兢懔彌深仍當乘此水落之後飭令該管道府巡歷各隄查照盛漲水痕將應辦歲修各工及早估辦務令工料愈加堅實丈尺愈見高寬俾來年汛漲捍衛有資庶幾歲歲安瀾以仰副

聖主保乂民生至意再管理隄工之員除巡道職分較大不敢請獎外其府縣暨汛委各員自估修

以至防險固皆分內之事但工長日久亦各著有微勞而費絀事繁每係出於捐辦且歷遇漫工潰口無不即予劾參今於數十年中幸值全境隄防一律保固官民慶忭無不倍感
皇仁可否仰懇
天恩酌加獎勵俾修防各員益知奮勉出自
聖主鴻慈如蒙
俞允容臣會同撫臣擇其尤爲出力者酌保數員恭
候

恩施不敢稍有冒濫所有江漢普慶安瀾緣由謹會

同湖北撫臣伍長華恭摺具

奏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